

劉智鵬：先改考評 撤文憑試卷二 刪長題目 通識科須在「一國兩制」框架下改革

改革通識教育 1

通識科多年來備受爭議，教育局去年11月宣布改革措施，並在不久前成立「課程發展議會—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重新科目委員會」，旨在於今年九月落實是次改革。《大公報》昨日專訪委員會主席、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（學術及對外關係）劉智鵬（圖），他表示，首先會對考評進行改革，因考評會主導整個學科的發展。他認為，通識科的改革和教學要在「一國兩制」的框架下進行，指現時的通識教育刪減了近、當代歷史，但它恰恰能幫助學生理解「一國兩制」。



大公報記者 湯嘉平

委員會日前召開會議，考評方面，劉智鵬指與會人員就試題刪減方向已達成共識，包括取消文憑試卷二、刪走長題目，用短答題及選擇題等，包括會嘗試多項選擇題。教材方面，劉表示將合併《今日香港》和《現代中國》兩個單元，而第一單元《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》部分將刪除；實地考察方面，劉指新課程會設計高中生三年內必須到內地考察一次。

「改革後不叫通識科」

「改革後就不會叫通識科啦，至於該科的新名稱是什麼，委員會也在討論中，不久之後將公布。」劉智鵬表示，初步方向涉及三組關鍵字，分別是公民、文化及社會。

對於今次上任主席，劉智鵬坦言「沒有感想，做嘢就得」，他指九月要落實改革，現在委員會的時間表安排得滿滿的，亦不會思前想後。他早前接受內地媒體訪問時表示：「做事情就會遇到壓力，特別在這幾年的香港，你真的認真做點事，總得要去承受壓力。有人對我說『這麼難搞的事情、這麼糟糕的位置你也願意做』，我覺得這個事情還必須要把它做好。」

劉智鵬憶述，他在嶺南大學任教已有25年，最初是教通識，一教就是十年。後來嶺大成立歷史系，他才轉到歷史系任教。回顧香港通識教育的發展，他表示，通識科自1992年起已存在，當時是作為香港高級補充程度會考「通識教育科」的預科課程。但據他了解，當時修讀通識

的人數不多，算是冷門科目，在收生方面並未起到好大作用。

自2009年三三四高中教育改革後，通識科成為必修科，受學界重視但也開啟了它的爭議之路。「學生在高中學通識科就是學點皮毛，然後就必須回答某些問題。其原意可能是好的，但操作上出了問題，很容易就異化了。」劉智鵬說。

2019年爆發的黑暴，令通識教育的問題更加凸顯。國務院港澳辦早前發表聲明表示，香港的教育必須堅守「一國兩制」的正確方向。劉智鵬認為，通識科的改革和教學也要在「一國兩制」的框架下進行。

當代史有助理解「一國兩制」

「三日前（1月26日）就是英佔香港180周年，當時清政府割讓了香港給英國，到1997年香港回歸開啟「一國兩制」的時代。那麼「一國」是什麼？就是1949年成立以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，「兩制」就是社會主義和香港的資本主義。」他指現時的通識教育刪減了近代和當代的歷史，但這些歷史恰恰能幫助學生理解「一國兩制」。



▲委員會已就通識文憑試題刪減達成共識，包括取消文憑試卷二、刪走長題目，用短答題及選擇題等，包括會嘗試多項選擇題。

通識科異化之路

通識教育科的異化過程在出台前已現端倪。通識科2009年成為必修科，當時社會已有聲音質疑它是「攪炒」各科目於一身的課程，更甚是考評主觀無標準、教材及課本都「冇王管」。2012年開始，通識科隨本港政治風潮劇「異化」，被別有用心者利用，成為向年輕人灌輸偏頗激進政治意識的工具，引發連串社會事件。

一 「批判性思考」只批判缺思考

- 1994年：高考首次開設通識教育科，屬於高級補充程度（AS Level）的選修科。
- 2003年：教統會《高中學制檢討報告》提出將通識教育列為高中必修科。
- 2008年：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向教育局發信，質疑通識科中將「Critical thinking」譯作「批判性思考」，指此舉或令學生只傾向以批判態度看待別人意見。

二 「多角度分析」淪為「吹水科」

- 2009年7月：在高中通識科落實前後，不少中學以「準備」高中通識科為名，校本開辦初中通識科，但此舉被指扭曲了初中階段應確立更多基礎知識的教育原則，學生對各方面欠缺足夠認識，卻要進行所謂「多角度分析」，令通識淪為「吹水科」。

三 考題政治化 現「洗腦」教材

- 2012至2016年：首五屆文憑試通識科考試連續出現政治題目，且大多數屬必答題，比重遠高於課程指引涵蓋內容。
- 2012年：嶺南大學、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等組織的調查發現，逾四成學生直認對獨立專題探究（IES）馬虎了事，另約三成高中通識老師批評學生的報告有「弄虛作假」成分。
- 2013年：非法「佔中」概念提出不久，教協理事方景樂便製作所謂的「佔中」通識「教材」。

四 偏頗「黃師」「黃教材」湧現

- 2017年，有學校校內通識試卷引用「七警案」期間警察會員特別大會的偏頗資料，包括漠視大會的私人性質，意有所指稱集會「未有申請《不反對通知書》」，又譏指大會「有人展示侮辱法官字眼等標語」。
- 2019年：全國政協副主席、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指，自己任內推行的通識教育，是造成年輕人出「問題」的重要因素，並形容通識教育為「失敗」，需要想辦法改變。
- 2020年11月：施政報告及教育局公布通識科教育改革方向和方案，以糾正該科過去被「異化」的問題。

教育界談通識科問題

課程範圍過寬 「樣樣都學少少」

多位通識科教師及校長都指出，目前通識科教育有明顯不足，希望未來新科目能有所改進，令學生「通通都識」。香港教聯會副主席穆家駿表示，目前通識科課程內容涉及「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」、「今日香港」、「現代中國」、「全球化」、「公共衛生」和「能源科技與環境」共六大單元，而各個單元下設有不同的主題及探討問題，課程範圍過寬，令通識科成「泛泛而談」的科目。穆家駿解釋指，每個學科都有其專業性理論支持，反觀現時通識科沒有相關理論基礎，過寬的課程範

圍令坊間有「樣樣都學少少」的誤解。

穆家駿又指，目前通識科教學內容可能過於政治化，甚至會以負面方式去解讀內地發展。歷屆試題的考核重心經常放在「今日香港」單元上，以加深學生對社會的觸覺，但政治議題難免遭某些媒體「借題發揮」。此外，「現代中國」中的中國改革開放主題，本應探討改革開放政策對國家的整體發展和人民生活產生的影響，問題較為中性，卻因課程參考書內容集中討論內地空氣污染、食物安全等問題，令學生對內地印象負面。 大公報記者顧媚

題目聚焦時事 有心人借機洗腦

任教通識科已15年的香港中史教師會會長李偉雄認為，除了課程範圍較寬外，學生的知識基礎與考核標準不匹配，難以在題目中作出「批判性思考」。李偉雄表示，目前通識科的課程內容與考核內容不同，導致學生的答題及思想出現偏差。他指，現時的題目大多聚焦於時事問題，仍要求學生有批判性思維，缺乏時事背景知識的學生會按自己既定的社會印象，「乜嘢都反對」，故課程內容和

考核內容需要配合，亦是現時通識科所缺乏的。

此外，李偉雄表示，教師若想借通識科宣揚政治思想的確較為容易，與其他科目不同，通識科教師需要以時事議題作為教材，更多的例子和個案涉及其中，部分「有心」教師可能借通識科為渠道，將個人的政治思想教導給學生，當中可能包括錯誤且違法的想法。 大公報記者顧媚

內容「太虛」 增教學難度

香港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認為，課程內容「太虛」是目前通識科的問題之一，亦引伸出很多問題。鄧飛指，現時課程內容大綱過於複雜，而教學方針引導又過於簡陋，不少老師為了學生「易學識」，將抽象的課程內容過度簡化成校本教材，令學生們把社會、國家甚至世界的議題想得過於片面化，對身邊的事會有輕視、輕漫的態度，忽視了社會議題的重要及專業性，有機會導致更多社會問題發生。

「你到底想學生學國安法、基本法定憲法先？你想從49年經濟發展開始定79年改革開始教

國情先？世上的事情日新月異，你到心底想我哋老師教咩？」鄧飛認為，未來的新科目應明確其教學目標和「想學生學乜嘢」，從而制定課程大綱及考核內容。此外，鄧飛認為如果涉及法律課題，其內容及水平深淺程度應明確，避免對老師的教學造成困難。他表示，「很少有通識科老師曾選修法律，本身就對法律一知半解，內容及教學方針倘若再不明確，難以教導學生」。他更認為，新科目實施後，教師的培養同樣重要。 大公報記者顧媚



通識科「異化」的既得利益者

任何改革總會遇到阻力，阻撓改革的，往往就是既得利益者。通識科「異化」，學生慘成受害者，改革已成社會共識。但仍有那麼一批政客，堅拒改革、死抱舊一套，難道他們真的是「為了學生好」？

其實，反對通識科改革反得最厲害的，恰恰就是前年黑暴站得最前的。從明目張膽劫通識教育課堂，肆意向學生灌輸所謂「公民抗命」、「違法達義」等歪理邪說；到打着通識

教育的幌子，慫恿青少年參與「罷課」，走上火光冲天、磚頭亂飛的暴亂街頭「實習」。大量年輕人跌入「黑暴」深淵，通識科制度，某些通識科教師，難辭其咎。

打着「關心學生」旗號阻撓改革

但同一幫人，在課堂上是教師，在街頭上是蒙面暴徒，在傳媒面前則變成了「受害者」，搬出各種各樣理由，打着「關心學生」

的旗號，阻撓改革。他們關心的不是學生利益，而是擔心自己日後再無煽惑年輕人參與暴力的空間、再無繼續對學生「洗腦」的平台，甚至於，自己犯錯後再無可推卸責任的理由。

通識科「異化」，教協以及一批政客，正正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；改革通識科，正正是切斷政治入侵校園的渠道，受損的是教協，受益的卻是下一代！

